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監生臣殷家修

御題影宋鈔家語

天祿青藜信也非太乙青藜之事出劉向別傳事屬神怪子所不語何於家語却相違孔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劉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不使名家安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辨之祖傳孔安國孫辨孔衍名因正明影宋刊世已稀多漏鮮全斯乃萃鈎元提要志焉希愀然敬對君為政一語興邦凜敕幾

子部一

家語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家語十卷魏王肅註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蹟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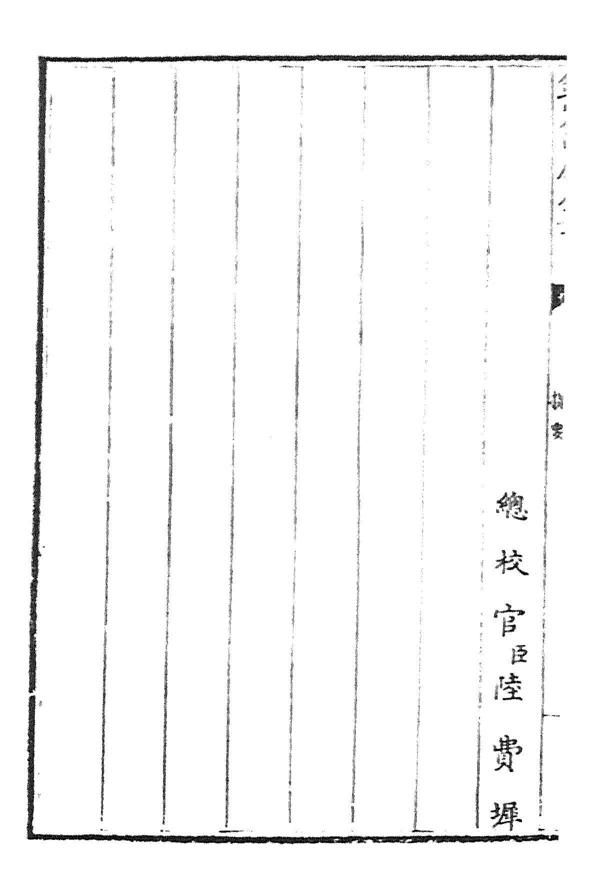
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云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孔穎達疏引馬昭之說亦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

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
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
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襍取家語之
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
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
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
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
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

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
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
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
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
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
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
傳本頗稀故何孟春所註家語自云未見王
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

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周亮工書影曰閩徐𤰞公家有王肅註家語中缺二十餘頁毛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𤰞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毛徐二本對校刋行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刋較之坊刻猶為近古者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家語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駮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

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
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
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
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
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
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説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

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丈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王肅序

家語卷一

魏 王肅 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十五異食也强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别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彫畫無文飾不詐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爲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栢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畧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

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粃穀之不成者粺草之似穀者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之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

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共職客不求而有司在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乏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為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衺熒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以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畊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産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

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眛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

咸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閒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

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

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寛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愨愿貌）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

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裘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

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罼弋（罼掩網弋繳射）非以盈
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
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
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
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
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
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
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

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然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
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
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
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
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
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
婚至矣冕而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

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也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

敬（夫婦正則固可以治正言禮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救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愾滿昔大王之道也大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大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

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能成其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求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褒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畧也小讓如僞大則

如戚小則如愧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

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慴（沮難也以兵為之難）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從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壯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干楯也櫓大楯）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篳門圭窬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如圭也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衣而后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荅之不敢以疑居用之不敢疑事事居也上不荅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猶起居竟身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

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効効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

默而翹發之不急為所以為不為

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自矜壯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志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厲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為錙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掇之貌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為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所能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

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歳時以敬祭祀別其親踈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醼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工所言今之用民

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夏後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之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燔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抔飲鑿池為樽以手飲之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

含以珠貝將葬包苴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䰟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䰟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鄉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治金治金為器用利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煮之曰烹炮之曰炙以為醴酪醴醴酒酪漿酢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

玄酒水也言尚古在器近醴醆在户醴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粢醍

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湉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

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

號犧牲玉帛祝辭時異為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

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中也質故用

踈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

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禮無復腥也體其犬

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盛黍稷之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道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為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章甫冠也絇履頭有絇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

對介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焄辛菜也）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

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

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

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甞知哀未甞知憂未甞知勞未甞知懼未甞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為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

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日中冥昳中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

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哼哼（哼哼多言）捷捷貪也（捷捷而不食所以為貪也）鉗鉗亂也哼哼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后乃可畏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

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

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

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
蘖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
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
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
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
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
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
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

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家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家語卷二

魏　王肅　注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旌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類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薰香蕕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

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 饋遺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

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歴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来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

丘之道殆將廢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

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簞笥)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尒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

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説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公立無知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説襄公襄公不受公之

閭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

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
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
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
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
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
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
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
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

終日不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不在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知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其非源

泉也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所封之國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紹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令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呂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回水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導行）有一丈

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為人也

甚愛於財（惜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

是以知之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懔懔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

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寛而正可以懐强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

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為行然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尚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也又嘗聞君

予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畧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强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强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說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說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葢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

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德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

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斷絕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孔子

回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踈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臣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諍於已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

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葢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

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衮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

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

火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爲火艮爲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吉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

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楚恭王出遊亡烏嗥之弓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

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索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虞

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

志之孰爲參也不知禮也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爲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

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

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

與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剝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周家積累之功乃艱難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祖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亂不可不遏絶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父敦以德讓其

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蔡共為亂也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和諧中節

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家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殷家修

家語卷三

觀周第十一

魏 王肅 註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之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

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弗父何緍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有者始有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命為士一命為大夫再命為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墻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

在矣_{将在孔子}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生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竪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_{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_{則法}察廟朝之度_{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假天子之位失之遠矣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

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郤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

不扎将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扎拔也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徳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

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失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

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茍舉言典法不茍且也是顔回之行也孔子説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顔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為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為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

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王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誣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其法也駿大也龐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

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成

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民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為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

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貌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樂以强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當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者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斷之近小人

斯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厥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為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凡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其言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禱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覩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夫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

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葢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道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葢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葢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

而内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盖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盖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既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盖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盖老萊子之行

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為巳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葢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葢盡於此而巳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巳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

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謙讓是道而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為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

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禄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

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

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疏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

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

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隣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孔子閒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

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也草屋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荅曰政在節財公悦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為偷偷苟且也首拔

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

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

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

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曽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

之卬止息也卬病也讒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憶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風誦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背義失道不且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

事中行大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大子曰吾好音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聞大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大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樂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

也謏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禖者忠臣也而臣
者謏臣也願主賞忠而誅謏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
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可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
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
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
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
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
問二大夫之所為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

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斂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

單父衆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

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誘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

家語卷三